



宋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考異音釋附

雜文

瘞硯銘或作文

龍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賓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役者劉胤誤隊去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斯閣剔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退之毛穎傳柳子厚以為怪予以為子虛烏有之此其流於莊周寓言舊史云愈作毛穎傳賦賦不近人情此文章之其純然者天下有識者固少而舊史所見如此可發一笑矣
史談亦謂此傳以高下公筆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與視同佐禹治東方土句養

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治卯

土能吐生百穀義取此也然兔與卯皆不屬此正為卯所封於

亦似未足在參同契云兔者吐生光則兔乃有吐義然以

只物之意未見其必可據也若作治東方土而自為一句但

以平水土而言則於語勢無關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為一語庶

鮮食之義意亦自明故今且以諸本其以十二物為十二神

來并闕之以俟知者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

當吐而生已而果然當此而生明眎八世孫黓乃侯切

而由名曰黓音取俗呼曰黓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

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

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

首下或有號東郭二字或有號東郭號而天曰字黓其家

屬宋良大也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備以

懼楚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

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字非是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

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音夫居獨取其髦

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論詩新文王古

瓜牙靡所止為古牙舌通髦與資亦然一云崔豹古今注蒙

恬造筆以拓木為管鹿毛為莖在羊毛為被非兔毫也公豈能

有所自邪今按髦資與君書叶今北人語猶遂獵圍毛氏

謂毛為讎公作董生詩谷與書漁叶皆可證也

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

是下之髦同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

子曰或无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

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

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

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

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
不愛重皇上有名字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
人雖見廢棄然默不洩雖下或有後字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
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
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
與絳人陳玄弘農魏州唐絳州貢墨魏州貢陶泓及會稽褚
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
往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
見其髮秃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懽懽上嘻笑曰中書君老
而秃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君或
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
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

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
出子孫最為蕃昌無字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
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出遂有名而姬姓之毛
無聞是蒙或作之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
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華華傳

方問本无此篇劉龍圖辯云或言此篇不類退
之文及得本校果无趙麟因話錄謂華華傳稱華
文公皆後人所誣是唐人已知其偽然華華傳文
皆錄洪謂始錄於歐公非也今按此當全篇刪去

送窮文

子不着完衣送窮子好衣弊食藥正月晦甚死出時空
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
解朝宋王答客難退之進享解擬子雲解朝
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鬼无名也

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
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
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營營聲詩蠅營青蠅去狗苟驅去復還魏王
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
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補注筆墨間錄曰子讀抱朴
也小黠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文子云小黠大愚洪駒父曰非
不大迷不慧不愚又抱朴子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人
生一出其父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
惟乖於時乃與天通雖非是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其
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
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
上座依或

鱷魚文

維年月日或作維元初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
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
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獨初湖切莊子冬則刃以除蟲蛇
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制反濼道也音力
也或作細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
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或无後王況潮嶺海之間
去京師萬里哉湖字乃作湖而無海字或作嶺海而并无潮湖
也但公於潮州亦有祭太湖神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
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今字閣本在四海之外六合
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揚州之刺
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

鱷或作鱷。朱居晴秀水間。石錄云。鱷魚之狀。龍吻。虎爪。龍目。龍鱗。尾長數尺。未大如。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莫如。

其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揚州之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

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
此民而鱷魚睥戶版切出日兒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
豕鹿麀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睥然
○今按此恐有脫誤疑當云睥然不去據溪潭食民畜云云
乃定更詳之亢拒或无亢字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
鱷魚低首下心心或作身心心或作身現現上悉被切下下顛切為民吏羞以
偷活於此邪中退然語余亦執鬼中注身也禮曰文子其
皆通然意新史作心為近故以之睥目出兒本或作睥睥息
谷反視也或校作睥睥窮視兒並子睥睥然在鐵纏之
中○今按認當作且承天子命以來為更固其勢不得不與
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言子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
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
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
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

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
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
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與冥或无冥字刺史
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或无必盡殺乃
止其無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考異言
釋附

行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題中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

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

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賈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

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選下或

字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孝士三年出入左右天

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

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
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
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
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沒切古亦作鞠立可敦詔公
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
壇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
乎取之市字絕句以馬字屬上句而涵懼不敢對視公公
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
為賜不既多乎與上或作公為爾之馬歲至吾數所皮而
歸資邊吏請致詰也至五字而天子念爾有勞故下
詔禁侵犯劫字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
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無其字
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拳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拳兩

此用莊子盜跖大怒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
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
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
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
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終九日又為中丞朝夕
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
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
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
助亂人大恐有心字或無大字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
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
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
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
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有以字或彼為臣

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北公何所利焉或字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字雖有大過猶將拚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下或有字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白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或已退

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下復出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或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贊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今當傳詔疾作不能事或字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公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其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或下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

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職統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職統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或無敗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敗也逐之或作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尅度下或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澤陽西圃田澤是也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

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者下或有不及郭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淦代之初元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懼下有不字云士寧懼其元以繼也若方不字卒之圖已而復加厚焉尋上下文未見其措費而謂之意也思以下文又加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衍甚明亦說語矣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庶下或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故士有寧字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一年七月也明日二字非是

是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
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
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
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
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事下或有疑字俗或作氏
家語磨身鴈也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
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
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
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大傳
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
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
以公為知人或既斂一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
洋有關其郭闔道謹呼公來之初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

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
是非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妄勝不飲
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
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
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
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解全道全素皆
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溪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
為大理評事解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孝行溪作全
道全素考世系表董溪志溪皆全字蓋全字謹具歷官行事
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无為大理評事五字謹具歷官行事
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伏字謹
狀或作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穎等州觀
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侯喜字云盧度也喜嘗為度作復黃陂記

進士侯喜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率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或云知字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揜卷長歎主司同有同張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逆遭音難坎軻又廢一年事或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驛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王公下或有大人字或有貴人字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曾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

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過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或復或期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率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率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率選

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率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分上或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傳曰春秋威五年公羊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

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公孫或孫抑惟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關曰公既上此疏專政者惡之十二月奏賊連州陽山縣令具神道碑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諭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蒲北切又也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况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

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
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
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
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
或腹
作復德宗十四年詔諸道州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
兩稅及推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今按腹內謂應納
而未納者嘗見國初時官收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或字受
書元有此語如今言各下也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國子館太學士等準六典
唐六典
十年起居舍大陸堅被詔撰元宗手寫六條曰理
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
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
孫補充或作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
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或作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

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
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
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
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
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
補人有冒蔭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
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
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
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某字某諱某或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為趙氏晉
亡而趙氏為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

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闕與闕名有功號馬服君子孫
由是以馬為氏附字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
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為荆令燕
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眾蒯或作蒯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
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
才生珉為玉鈴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
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
為司徒待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勲勞在策書君
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河南府參軍建中
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
獻御服用物弓甲煖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超拜太常
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嘉朝司徒公之薨也刺臂
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拜太

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
四十有五作或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二絳州刺史
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
率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
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
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
己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附子
或作夫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况之女有賢行待君疾逾
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
置左右子男二人在赦前左衛倉曹參軍歎精右清道率府曹
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
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撥其大者為行
狀托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蜀本此狀首云元祐六年九月富平勝人梁院為父報仇殺入自投縣請罪執復仇殺人固有不義以報中密請非視死如歸自誅公門殺於天性志在徇節本无求生寧失不經待從減死宜快義云百流公州於未也史官也此後人以史文著入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今都省集議聞奏者端上或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垂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律既有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

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將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以錢出領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領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日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金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扶病是作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

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
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考異音
釋附

表狀

為宰相公讓官表
韋貫之也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承命震駭
心神靡寧顧已慙覩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
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徒
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
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消塵忝冒以居涯分遂
極常以盈滿自誡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
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
相者上熙陛下覆壽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
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

弊於寰海畧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
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
下乖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况今俊又至多
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
道天下幸甚有復出四字

爲宰相賀雪表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
下深念黎甍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
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
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
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慙無效用覩斯慶澤寔
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
自雖一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
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晨昏
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
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
致太平原大推功實資撰次原人或本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
職監脩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
云未周悉令臣重脩臣與脩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
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脩成順宗皇帝
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
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
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
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謹隨表獻上實懼塵玷或臣

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
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脩撰之時史官沈傳
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緻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
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
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
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為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
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
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
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

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或作或作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
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已益輕或作或作
益輕或作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追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
裨補無消或作或作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
微誠獨斷不謀或作或作待喻或作或作量或作或作臣誠見陛下具文武
之德有神聖之姿啟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日曷勤身以儉
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災獲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
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
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
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
陪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
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
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厨高宗登傅說於版築

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耻蒙光去辱居
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
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
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
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
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
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作集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
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或作龜首或作龜尾今玉堂
按陸公奏議亦可考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
者謂龜為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

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劫羊而來
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
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
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或无冬
官字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
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委
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或无傳字或引宋說云前天
德軍都防禦判官所謂停使也前件
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又從使幕亮直
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
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

右京兆尹李脩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脩或作修說已見前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其官某乙

本或无此四字但云且愈言今日口口官云云今按狀体前合具官不當云臣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

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

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校下有

右件官孝友忠信補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慈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尚書刑部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二日內舉

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
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各年輩俱在臣前
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或无撰二字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
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正月十四日勅牒或作某月日勅
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推勞臣
推功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
敢措手中謝法句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
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
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
則堯舜二典夏之禹真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
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一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

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
敢指斥號或作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
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
傷人中謝或无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刻刻羣英掃灑疆
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或无然而淮西之功尤為後偉碑石
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
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麻或作
其轉作麻後人見其語而不可考也
簡書亦有不森列之語其語不可考也
因聖致不森列之語其語不可考也
本字致不森列之語其語不可考也
以寫是而直發心本不復思心索參考耳今以无本亦未敢輕
其說使讀為森云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
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
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趨以就事業雜乖矣律呂

失次侍載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
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慙羞
怖之至謹有謹奉表以聞二月二十五日臣愈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謹言二十二字今按此或本以
聞下便言月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人事物狀

古本四月一日准度羣夷簡
奉進山碑文宣賜韓弘一本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或无勅字伏緣聖恩以碑本
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
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高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
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慙抃怵惕固
知所喻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露羣帥文字所宜陞

下謝光自居勸勵為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
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為坐受厚
賜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載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
之至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考異音釋附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士則士平等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獨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達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

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悃賊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人字况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况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不績此下或作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汗刃收魏博等六州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魏魏光昭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由上或字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道或作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

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况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為必信言之必信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又見本之說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或遠或以

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亦未至利者十三字。今詳此以未有不信而能成大功結之。又引漢高祖事。故有不小實而能收大利結之。不可欠闕。方空但以此信。閣抗之。故不問可否。直行則。卒正亦。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不復載殊為无理。今悉補而凡之。彼雖獲賞了不関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告捕伏望恕臣愚陋僻瘵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伏以或作臣伏聞或作臣聞流上舊史有始字新史流作始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一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作百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新史無八字。非也。帝學音。高

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下有在位之二語上或皆有一字以上多帝王出紀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而文無然而此三字今從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入或至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或字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隋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或作九新舊史作盡事佛

求福乃更得禍事上或有信字新舊更或作乃反乃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史九事字有信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

其事遂止臣常恨焉材識新舊中作識見知新舊伏惟睿聖文

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

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創不許字

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常新舊中作當時今聞陛下令羣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

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迎新舊中

相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

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年豐人樂新舊中

諛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

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云上或

敬信新舊中作信向何人新舊中作微戲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

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

奔波棄其業焚頂上新舊中作以至今故新舊中作焚頂上

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或夫佛本夷狄之人與

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

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上新舊中作夫字下或

道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

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

眾也新舊中作無至今二字奉下或無其字而後出之於或無而

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中新舊中

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

以挑刻音列也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挑刻惡祥被除不祥然
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挑刻不用
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被閣抗蜀乞以此
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求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
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元
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
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懔懔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潮州刺史謝上表

或元判

臣某言臣以狂妄驚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
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元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
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
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剗心豈足爲謝臣某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

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

正上或有今年字

以今月二

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

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踈遠邇賜字雖在萬

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閒輦轂之下有善必聞

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

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

緬或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

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

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

界上去廣府雖云纒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

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新舊史元颶風鱉魚患禍不

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州南近界或臣

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
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
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為羣手
史作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
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見臣於當時之文亦
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
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
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
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乎新舊史並作於雖使
亦字多益新史中无多字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
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大新史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怠
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姦隸靈居某處播毒自防外順內
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

十年夏舊史作後薛字或不貢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
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闢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所
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
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
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
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無下字
治功作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
明示得意使求求年代服我成烈史年下以五代字舊當此之
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際或作時一而臣負罪嬰
疊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
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夫死不閉目瞻望
宸極魂神飛去深過新舊史作前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
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耆等以陛下
 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陳請懇
 至句于再于二或代于再于二或代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
 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閒含生之類歡欣踊躍以歌以
 舞合或作交環海之閒或作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
 妙而無方之謂神長上或作有以字无字經諱天地之謂文
 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
 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
 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
 矣明照無私幽隱異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

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
 除刻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
 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
 天下矣天下矣朝上下或无皆字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
 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按三代之逸
 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觀東后議或作講或上別有
 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
 竟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
 縱觀為比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
 至至惶或作傍惶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无刺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加
 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

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太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履奉遺詔昭升大位或无三和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不續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

春官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又勳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咸至垂泣或作繼用俊又流竄姦邪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不獲奔走緝慶闕庭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守郡或作例謹奉表以聞

賀敬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與之更始今得自新或作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

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
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
之滋弊慮法詘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
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
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
之恩踴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
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
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續繼鴻休肇育實
贊於軒圖文母有光於周道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
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

崇華夷同慶同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無任踴躍欣
歡之至賀或作慶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
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
備觀非煙非雲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容狀鉅
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
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
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
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陸士或
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景戌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
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
王今按曆家四季之月土王用事各十八日伏惟皇

日今云六月明當作景戌以曆推之十六日也

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
既兆仁壽之域以濟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
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
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竟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
馳下或有並圖奉進四字或附於下文奉表陳賀之下謹差其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一首 國子監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
代者前件官文孝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原考
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
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表州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
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亦
更臺省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爲治
官吏懲懼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
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爲允當謹錄
奏聞

慰國哀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認
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
露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製伏惟陛下
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庭
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與薦張籍狀或有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
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負生徒藉其訓導伏
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
勅旨

請上尊號表或有因
子監字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筭律等士館學
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无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
學生讀六藝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
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无經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
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
清潤北嶽警閭神鬼受職補注後山詩話退之上尊號曰析
木天街北嶽警閭神鬼受職

冀州自是十度云云南斗十一度為析木為幽州北岳常山在
定州恒陽在古冀州之域也周禮我東方氏出州其鎮
元年今按此長慶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
之千七百國章玄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恪貢職所步
山海經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二千五
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自南極至于北極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里七十一步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
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或作
非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
是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或作哀天下之
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
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
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冀州在冀州
冀州在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堯誅九嬰以定下土
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刃謹就厥功以方吾君一
何遠也堯誅九嬰以定下土
堯誅九嬰以定下土

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臣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經子國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心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舉韋顛自代狀一首 尚書兵部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顛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臣居少列未副羣情文

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顛宜當之乞廻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四十

考異音釋附

○表狀

論孔幾致仕狀元孔幾字

某官某

右臣與孔幾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咸元幾為人守節清
 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心家用
 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幾上疏求致仕故往
 看幾幾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幾頗
 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
 然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
 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
 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
 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

之几杖安車致仕下或有日字發事功作七十求退人臣之常

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

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

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我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

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

極清簡若我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

外之臣有年過於我尚未得退我獨何人得遂其願其或然

人皆求進我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

願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

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盜賊未絕郊

野之外疲瘵尚多十字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

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

奏

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

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

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

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纒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

職雷雨應期或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

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觀殊祥慶抃歡呼倍

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或同日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脩
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及至雖隔陰雲
轉更明助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
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狀下或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再除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
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
之姿嫉惡如仇雖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
高氣力逾勵志其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
碩德又更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

袁州申使狀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
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
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准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
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
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誦經傳博涉墳史
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授或上日必
加研試然後放行上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
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

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一或作古或作伏
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
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
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緩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
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
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
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此下或
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
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
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上无已字今按思常儻然非虛
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
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或作內經二百姓怨嗟如出一口
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

致殃咎或作鵠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
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素或作集如此不已
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或字然邕州與賊逼
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
鎮所敷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
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
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
羈旅疾疫殺傷伏賊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
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都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
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
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

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矣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呼物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有或作置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方无在字或又无等字方云二狀皆袁州進。今按狀云在任袁州刺史方非是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与前卷贊白龜狀本正同猶今之貼黃及狀眼也方本刪去非是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青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竝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備折直一時放免責或作例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狀字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圍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勞於或作勞其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

筋疲不償其費餉非是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
攢譬如有入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
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
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因剿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
立而待也待下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
其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或作必兵多而戰
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
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天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
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或有陛下
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
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史作乃然猶然後
承繼皆一義按此蓋當時俗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
舉如此故公狀中用之不欲改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
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

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為
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積叛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
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
重不同庶察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
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
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便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覩使先
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下或有指字不下或被分
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
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
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
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
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

喪鬼秦初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然賊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

有救助之意或作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

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

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誠非是

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馳置待其

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令勿自為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

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擬或作後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

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

改易各宜自安李節下或有制字或有制字而無節字○今按

為奇不知韓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

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為戶部侍郎上疏請官自賣鹽
可以富國強兵陳利害計八條詔下其議令公卿
詳議公與平叔厚條計之平叔遂不行平叔遂不行
八條此可見其者十六日平叔遂不行平叔遂不行
詞曰計能所秋毫吏畏知夏日東坡曰此必小
也按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賊敗窮失官錢四十萬
緝是直以此終也○食貨志云自食與河
鹽法自以此終也○食貨志云自食與河
推法自以此終也○食貨志云自食與河
此罷能韓愈詔之以為不可平叔屈服平叔所陳
部侍郎韓愈詔之以為不可平叔屈服平叔所陳
利害凡十八條公為隨條分
折如厚則發十難以折之云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

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

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

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令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雜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盜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二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或作無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糶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

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

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或作若字

或有若字无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或无者字

字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

萬貫別是一條當有一件字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

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

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

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

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

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

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或無所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關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地文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按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祇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或作每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

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文下或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尚或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開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書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

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擬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更有從字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

食官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權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國或作官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二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率債或作率債臣以為

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

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

率當十斤蓋鹽每斤已當二十六文月當十斤則二百六十

也。是或作是屬下句。今按平叔所定鹽價一斤止三十文，韓公補計民間所加脚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一文，其地近者自不及此，難預計也。故此上文但云一日以十錢為率，則一月安得用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說刪去，足改作是而屬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獲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况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

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一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一本謂作於字，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磴，磴磨也，出本公輸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訪察，訪防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推為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優，制有一令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

負職事及爲人把錢捉店看守莊隘不知其罪其有一朝窮
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
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云

叔下疑當有云字或稱字之類今亦補足

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

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
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貴軍司軍戶盜如
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
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
人靈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
聽勅旨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四十終

